
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

伴宴

鲁敏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

伴宴

鲁敏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伴宴 / 鲁敏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6
(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)
ISBN 978-7-5399-4266-7

I. ①伴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2947 号

书 名 伴 宴

著 者 鲁 敏

责任编辑 胡 泊

责任校对 孙 慧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10 千

印 张 17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,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66-7
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	暗疾
027	取景器
066	跟陌生人说话
087	离歌
102	墙上的父亲
147	在地图上
158	伴宴
183	企鹅
200	铁血信鸽
224	惹尘埃

暗 疾

一

父亲的口音很重。这成了他身上最尖锐的标志，他若不开口，如同不在现场，反之，则分外引人注目。可堪怜悯的是，他总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方言腔，暗中做着最大的努力，试图加以改良成另外的品种，比如普通话或南京话。但口音不是调料，混杂起来不会增添美味，反会形成古怪的变种。父亲在细微处的挣扎因此被有违初衷地放大了，缺乏善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他颤动着的双唇边，他所讲述的内容一次次被众人忽略。

口音，好似肤色，尽管人文主义者可以说，没有高下之分，但事实上，语言自身，即暗含有个性与气质。上海话、东北话、四川话、北京话。还用多说吗。乡下口音的如影随形、不可更改……这或许就是父亲终身都缺乏魅力的原因之一，他不自信，完全没有幽默感，更不要说任何权威或霸道。他在公共场合刻板谨慎，在家庭生活中平淡无味，常常独自坐着，似一直在暗中练习他的发音。

这样的父亲，成年以后，梅小梅不再抱怨，甚或慢慢体味到其中的好处。最起码在她二十八岁以后，依然没有找到结婚对象的这三年：一个不太成功的父亲，是让人相对放松的。

父亲有时还会呕吐，起先，似是不规则的，梅小梅不大在意。父亲总在最不该呕吐的时候突然发作，比如，梅小梅带同学回家聚会，在商场挑选彩电，送外地亲戚赶火车。好好的，父亲突然捂起嘴，快速地跑向最近的卫生间或马路边的大树下，黄褐色的汁液等不及地从他的指缝间流出，他不得不就近蹲下来，姿势难看地用手把着门框或路牙子，把头尽量地往前伸，像个晕车的人那样孱弱地呕吐。相熟的人掩饰着不解和嫌恶围上来加以照料或询问。父亲急急地伸出一只手来摇摆着表示无关紧要，人们的腿缝中，他的手无力地摇摆。

慢慢地，梅小梅总结出来，父亲会在“有事情正在发生、有事情需要决定、有事情容易出错”时呕吐，像有些人在紧张不安时频繁小便一样。同样是排遣之举，相较之下，膀胱的失控似乎可以接受，而呕吐，却很失面子了。

那个婚礼上，梅小梅指的是，在将来某日将要举办的、她的婚礼上，父亲也一定会呕吐的吧，在她接过新郎钻戒的瞬间？在她与新郎互相鞠躬的时候？在她拉下新房的窗帘后？黄褐色的汁液会突然喷射出来，穿过衣冠楚楚、远道而来的亲戚、同学、同事、司仪与看热闹的人群，消化了一半的饭菜与饮料，礼花般绽放。父亲送给女儿的婚礼之仪。

所以，她所要找的那个新郎，最起码一条：不会对父亲不合时宜的呕吐面红耳赤、皱起眉头，反之，他得微笑，像接受一个神秘礼物，欣悦而略带好奇地微笑——这是个小小的要求，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。父亲前面的那五十多年，从旁人那里，他已接受了太多嘲弄的信号，但那信号，绝对，不能够发自她未来的新郎。

此外，还有母亲与姨婆，那是另外两份足够令人暗中尖叫的礼物。

在三个亲人之后，他如果仍然愿意与梅小梅结婚，梅小梅就同意嫁给他。

当然，梅小梅无意推卸责任，那因为没有结婚对象而遥不可及的婚礼，致命的原因当然不在她的父亲、母亲或姨婆身上，只是，怎么说呢，每遇到一个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异性，只要一想到家里的这三个亲人，不知为何，她突然就失去主动调情或被动调情的兴趣了。因为她知道她会白白浪费时间，很难有一个男人会恰好适合她及她的家庭。不是他们太平庸或太出色，只是不合适。

“合适”一词，在生活中的精确含义，如同禅意，很难说清楚。

二

二十八岁之前，她曾经爱过，或者，被爱过。但都过去了，人跟花卉一样，总有一阵子最为招蜂惹蝶，再平常的姑娘都会有几个真心实意的追慕者，出于肉欲之需，或出于时势所迫。

其中有一位，梅小梅跟他接过许多次吻，对方一边亲吻一边抚摸，其腰部及以下在她身上富有节奏地压迫，那是模拟交欢的动作。到了这种交往层次，梅小梅认为，离婚姻，确乎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她便带他回家。带某人回家见父母，从中国的伦理逻辑上来看，是男女交往中的家庭面试。

父亲表现很好，注意着不大开口，显得深沉而略有城府。母亲，因要在厨房里忙忙弄弄，只偶尔出来观察，像一个典型的贤惠主妇。这样，真正陪着客人说话的，只有姨婆一个人了。

姨婆六十八，除了便秘，身体很不错。老年人总是特别注意生老病死，便秘，便是她生活中最大的问题。而人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，喜欢跟别人谈论自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，比如，少女们四处咨询青春痘的治疗秘方，商人们共同探讨生意中的资金链。故而姨婆开口跟客人

谈起排泄之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

她问客人：你，一天大几次便？

梅小梅正在给客人剥香蕉。父亲坐在沙发里，拿着报纸，像拿着道具。她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姨婆所寒暄的话题有何不妥。

姨婆长年便秘，最为典型最为顽固的便秘症患者，有时一个星期都不会出恭一次，不是当事人，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暗疾对身体的折磨，但作为家人，在姨婆持续的描述和抱怨中，他们几乎感同身受。与姨婆的日常话题，基本上是以大便为中心的，每天晚上下班回家，他们都会关切地问候姨婆：大出来了么。答案若是肯定的，举家为之欣欣，反之，则虚妄地安慰一下，并祈愿明天会有好消息降临。

对一个天天说起的话题，梅小梅以及父亲，哪里会有特别的是非之观。他们只是略略抬起头，看着客人，等他的回答——谈话中常见的格局，对新话题的配合与尊重。

客人还算镇定，他放下准备入口的香蕉，疑惑一闪而过：我……一天一次……

很好。姨婆似长吁了一口气，表示放心，她接着又问。早上还是晚上？

不，是……中午。他回头看看梅小梅，可能成为妻子的女人，寻求解释或援助。后者无知无觉，只报以礼貌的微笑，聆听状的侧面。

哦，不，中午不好……最好的时间是清晨，空腹，一大杯 22 度的温开水之后，要形成习惯，如同条件反射，如没有便意，可用双指对称按于腹部下方偏外侧，一边按住，一边用力……

姨婆开始说起科学大便的常识。这方面她极为关注，收集有许多的数据、食谱及调养之道。但理论愈多，效果却愈不如人意，这真具有普遍的象征意味——长期跟踪房市，每日计算彩票号码，钻研育儿书籍，生活中类似姨婆这样热衷理论学术者不计其数，从教授至主妇，但效果如何，恐怕跟姨婆的便秘一样，殊途同归而已。

客人的面色渐渐地变了，他不是诧异姨婆的话题，而是吃惊于梅

小梅及其父安之若素的态度，包括偶尔从厨房出来的母亲，他们均对这一话题视若平常。这就真有点不平常了。

这样，连梅小梅亲手剥的香蕉都没有吃，他突然摸出手机看了看：唉呀，一条信息……对不起，单位有点急事，真不巧……要不，我先走了。

走了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类似的情形在第二次发生之后，小梅方才恍然，迟来的觉悟。他们是被姨婆的大便给吓住了。这些没有幽默感的庸常之辈。跟一个老人谈谈大便，难道会有那么糟糕，都能使一个可能的美满婚姻灰飞烟灭？不过，梅小梅那时还处在芬芳扑鼻的授粉阶段，有着处女式的盲目自信，甚至认为姨婆此举也可以算是一道测试程序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或者，不。

母亲却不依，那两个小伙子，她都非常中意。她抓住这个非常典型的事件，跟姨婆发生了微弱的纷争，以一种伪和平的方式，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邦交照会。

——姨婆是父亲的姨，在家庭结构上，姨婆与母亲，便类似于婆媳了。婆媳关系，从没有过真正的友好睦邻。

您为什么要提那些事情？第一次上门，人家又在吃水果喝茶……好好的一件事，好好的两个小伙子，都黄了。

我提什么事情了？姨婆装着不明白。

您从头到尾，一刻不停，一直在说，说大便。

大便又怎么了？姨婆眨起被皱纹层层包围的眼，不必要的狡黠。寂寞的晚年，争论似乎也是一种有益的消遣。

大便本身……没怎么的，但人家，人家毕竟不习惯……

一个人，连大便都不习惯……那还有什么说的……大便，谁没有……姨婆有些沾沾自喜，认为她占了上风。

可是，现在，小梅又是一个人……母亲嘟囔着，同时看看父亲，

他仍然举着报纸。一张晚报，他会看整整一个晚上，吃饭前，看电视时，跟姨婆说话时，听母亲责骂时，他都一直捧着，报纸，像是最安全的隐形气囊，随时都可以把他包裹进去。

梅小梅不想听她们为她而争论，于是走开去，站到窗前，看一片芜杂。

他们住在城北。城北，不是正在被大力改造的老城区，也不是政府后来主推的新城区。城北地带，是外来者的聚居地及厂矿区，城市的发电厂与物流中心，汽配一条街。散布着几座不知名的小山丘，没有植被，不可入景，反倒成了非法的采石区。这里，从一开始就缺乏规划与关爱，整个区域皆随心所欲大大咧咧的，某些地方，铺张着，成为大仓库，堆放着看不到头的集装箱，另一些地方，则局促着，房子像积木般东一处西一块。道路常常是斜的，路名儿也是即兴式的，毫无韵味：电子路，二化街，集合村。

从家里的窗子往外看，看到那些黯淡的颜色，常常会怀疑，这是否还是南京城。这样的错觉，就是不往窗外看，也是同样。家里，全都说东坝乡下方言，饭桌上是传统的东坝吃食，姨婆，穿着十几年前从老家带来的衣服。立夏，他们吃鸡蛋。六月六，包饺子。腊八，吃撒有扁豆、豇豆及花生的稀饭。

在南京，他们没有亲戚。父亲是跟着军工厂迁址过来的，像被从泥地中拨出的萝卜。他这种性格，自然不善交际，又总担心别人瞧不起，偶尔走动的，必定是比他还要笨拙的老乡，他们平常来往并不殷勤，也很少一起吃饭喝酒。遇到发愁的事、为难的事，倒会坐下来，一起叹口气，用家乡话排遣几句，但也仅止于此，因大家的能力都是有限，帮不上实际的忙。

母亲的性格比起父亲，算是活跃一些，她与别的家属们在做工之余，会絮唠不止，很快便结交了一些脾性相投的主妇。她们一起谈论当日菜价及一些陈旧的家乡消息，偶尔结伴到大市场购买衣衫鞋袜，

这样的友情便已经很圆满了似的。

因此，总的说来，以梅小梅的家庭为单位，他们所认识的人真是极为有限了，总是在老乡圈子里打转，在木讷的男人以及主妇中间打转，他们好像终日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，在城北的一个小匣子里，与鲜亮巨大的城市隔着，远远相望。

梅小梅的婚事之所以出现目前的这种搁浅，也许，正是跟这个无形的匣子是有关的。她没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。不像她的一些女同学，她们的候选人里，总会有什么叔叔的儿子，干妈的学生，爸爸老战友的侄子，邻居的表弟之类。

也许，还跟她的工作有关。她在报社做校对，常年夜班。她的同事，一个是退休的编辑，老男人。另一个，则不固定，报社淘汰下来的待岗人员、临时塞过来的亲戚、兼职的大学生等等。校对室的气氛沉闷而淡漠，大家埋头做好自己一份，以图早点回家，赶得及在被窝里囫囵补上一觉。

凌晨五点的公共汽车，开往黯淡的城北。梅小梅在车上摇摇晃晃。周围都是些刚下了夜班的人，面色萎黄，神情厌倦。连公交奇遇都不可能。梅小梅又将回到她的匣子里去。

三

夜班之后的睡眠，总是特别混沌，沉重而警醒。外面天色渐亮，脚步走动，姨婆在卫生间大声地发出用力之声。父亲小声地咳嗽。母亲关上门出去买菜。

一阵漫长的寂静之后，梅小梅似乎真正睡去……重新醒来，听到母亲在小客厅喃喃自语地记账。

母亲是个酷爱记账的人，对每样商品的价钱都有强烈的兴趣。借助一个老而旧并掉了几粒珠子的老算盘，她详细地记录日子里的每一

笔花费或进账。在从前还使用分币的时候，她能够精确到分。现在，很遗憾，连超市都四舍五入了，她只好记到角。

进账总是简单不过，父亲的工资，梅小梅的伙食费，她自己的一点点退休金。每个月就那么三四行，此外，便是零星卖报纸卖饮料瓶子所得的几块钱……而出账，不得了，每天都会有一长串。清晨从早市回到家，她总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客厅里，一样样仔细回忆：菜秧，1.5，尾骨肉，9.3，生姜，0.8，洗衣粉 8.9……若是去了超市，收银条儿上的明细也要加以抄录……接着，她会计算出当天的用度总和，再算出与总钱数之差，填在最后一栏，相当于会计账里的“余额”，她把小钱包翻出来，纸上的余额与钱包里的钱数一碰。平了。她心满意足，面呈安详之色。一天最完美的开始。

母亲合上本子，老算盘“唰”地一声被竖到某个角落。梅小梅这时便完全地醒了，瞬间的烦闷与绝望在这个时候总会达到顶点，在那老算盘“唰”的一声里。

母亲长年所记的账本，像珍贵的史料，被扎成一捆放在她衣橱上方的纸箱里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在雨天或无所事事的下午，她就会搬张凳子站上去，把账本们拿下来，像一个年华逝去的明星翻看从前的影集，母亲翻看她的账本。她比较这几年来菜肉价钱的上漲，比较每月的平均用度，比较收入的微小增长，毫无意义的，在一大堆数字间钻来钻去，复述当时的购买场景，回忆她讨价还价的几进几退，语气意味深长，好像藉此获得某种旁人不能感知的莫大乐趣。

如果仅仅是自娱自乐倒也罢了，但问题是，母亲慢慢感到，她一个人记账，根本控制不了整体的局面，必须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严谨的体系……父亲每日出门，身上带多少现金，当天有什么用度，哪一天单位发了奖金，存了多少进银行……以及，梅小梅，同样的项目。这样，她单独为父亲与小梅建了两个账本，并替他们计算每日余额，然后，分别与他们票夹里的钱数，一碰——平了！

这样的事情，若是做游戏，偶尔玩一两次，或有趣味。但天天如

此,那真是接近疯狂。

父亲是个有性子的人,他看出母亲对此事的重视程度,根本是无法置喙的,好在他的钱款出入,也一向是简单的。买报纸,五毛。自行车打气,两毛。剃头,八块。他慢条斯理地想想,竟一一报得全了,跟票夹里的钱数完全相同。

但到梅小梅这里……月票充值,买个麻团,遇到讨钱的,一双手套,给鞋底打个钉。各种琐屑的项目,像烂纸团一样,像她校对过的那些清样一样,发黑的,油迹斑斑地在脑子里打转,她不得不绞尽脑汁,百般回忆,像把昨天的生活重新以慢动作再过一遍,被反复咀嚼的日子……母亲耐心地坐在一边,手停在算盘上,偶尔小声地启发……

梅小梅看看母亲,为她神情中的真诚、毋庸置疑的迫切感到恐慌。母亲,她会不会是病了,精神方面……

妈,为什么要记账呀?这样麻烦,还不是一样过日子。有一次,她装作不经意地随便问道。

哦……那还用说吗?母亲很诧异女儿竟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。管好钱呗,只有这样,才能管好我们家的钱,每花一笔钱,我们都会好好想想,好好记着,这样,肯定的,钱,就花得慢了,花得值了……小梅,我们跟别人不一样,我们没有好运气,占不到便宜,沾不到光,发不了财,我们就得小心翼翼,永远都不能大手大脚的……

呃,你说,我们……怎么就,跟别人不一样了?梅小梅支吾着,她想不到,母亲的内心深处,竟也会像她一样,有一个看不见的匣子。他们一家人都住在……自己的小匣子里。

唉……那还用说吗,你出门四处看看……母亲语焉不详,好像不愿谈起这个显而易见的话题。

总的说来,生活还没有残酷到那个地步,需要大家挣扎度日,锱铢必较,但是母亲,一个从乡下上来、中途进入城市边缘的女人,在她看来,如果生活不苦,那怎么能算是生活?她需要这种谨慎、自虐般的姿

态,对金钱完全俯首称臣……

不过,母亲的做法的确很有道理,最近以来,梅小梅每次掏出票夹,都会下意识地对所要消费的价格加以念叨和斟酌……一个接近于吝啬的习惯,以母亲的账本为背景,正在慢慢形成,像河水冲刷出懒洋洋的开阔河床。

只是,她偶尔想到,将来的那个结婚对象,或许,出于对母亲的尊重,她得提醒他注意母亲的视角。留意金钱,小心用度:货币的流通过程,不是生活的工具或方式,而是生活本身。

结婚对象,像是跑道终点的细细红线,梅小梅总会在一些若有所得的思考之后,被红线拦腰羁绊——所思愈多,顾虑便愈多,她渐渐觉得,结婚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四

上夜班的人会有一个漫长的白天。但这白天有些尴尬,不知如何处置似的,不能光是睡,光是在家待着。这样,梅小梅不得不走到大街上,走到商店里,她的小部分白天,就是在商店里,在购物中……

她总是穿得有模有样的,虽不算过分时髦,但神情倨傲,很像是一个保守派的有钱人。购物中心的服务员都像向日葵似的,把头转动着跟着她。在购买之前,她会试上无数件衣服,很不满意地支使着柜台上的两个服务员,让她们忙得团团转。她从来不问价钱,头半昂着,只挑剔衣服在质地及设计上的缺陷,就是到最后决定购买,她也不问价钱——这是对母亲的报复吗,不知道。反正她刷卡,这是母亲控制不到的用度。

哦,替我包一下。她总用最漫不经心的口气,一边玩着手机,好像只是买了一支牙膏似的,买下一条两千多块的裙子或八百块的披巾。

有一些女人,大家都知道,会通过购物来释放压力,工作不顺、失恋、过分肥胖什么的,那些通俗心理学里所说的一套。不过,见鬼,小

梅知道自己不是，她会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呢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有着什么重要的工作。她只是，喜欢购物中心这样的地方，陌生，光鲜，芬芳，十足城市化的气息——而仅仅是因为“购买”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，她成了那里的主人，她完全可以随心所欲，任意改写事情的走向。

这跟绝望的城北地带、跟校对室的黄色灯光、跟夜班公交车完全不同，不是吗。

然后，在第二天或第三天，她会到购物中心，把一直放在纸袋里、从来没穿过的衣服给退了。她把发票、吊牌完整的衣服放到服务台工作人员面前，言简意赅：我要退货。

她态度冷冰冰的，眉头紧锁，嘴角下撇，好像那件不合适的衣服大大得罪了她。售后服务都是欺弱怕硬的，服务人员小心地看看她，不到一分钟，手续办好了。她曾经从卡上刷出去的钱，又通过金卡中心重新还到她银行卡上了。

对的，就是这样，繁琐地购买，简单地退货。在城里的各个大商场之间，在大商场的各个专柜之间，来来往往，周而复始。这是梅小梅送给自己的享受，她用这些享受打发她的白天，没什么用处的白天。

如果恰巧有熟人在那种时候碰到她，会吃惊地发现，购物及退货时的梅小梅，好像是另外一个人，不可一世，非常难缠，像降临人间但心情恶劣的上帝。

当然，不会有熟人碰到她。她在这城里，熟人实在有限，而在熟人面前，她可能跟父亲母亲姨婆差不多吧，外乡人的气息，勤勉与羞怯，局促而努力的举止……但在陌生人当中，一切就不同了，比如，作为消费者，她就是另一个人，有着另一种人生：不是仰头接过别人的灰尘，而是把灰尘洒到别人脸上。

五

事情总会出现它自己的转机，如同道路必定会在前面拐弯。不知何时，梅小梅的婚姻之事，渐渐地成了整个老乡圈子里人所共知的一个难题，像一盏大白天还亮着的灯泡，人们都觉得有义务想办法要把它尽快关掉。

梅小梅知道，这一定是母亲主动泄露出去的。

有一段时间，母亲曾反复叮嘱小梅：对象这件事，别的都不重要，就是不要找老乡。一定要找个南京人。她说话的语气，有着罕见的高涨气焰，积蓄了许多时日似的；抑或是为了掩饰不安，掩饰对这个狂妄美梦的不自信。

对此，父亲表示过微弱的反对，他或许是想到自己的口音，在未来的女婿面前，他也会感到压抑……但是他又想到，如果从梅小梅的角度来看，嫁一个本地人，生出一个孩子，或许也会满口地道的城里话，这样，他们家第三代的口音问题，会彻底得到根除……

全家人心照不宣地定下共同的目标，似乎一个南京籍的女婿可以实现心理与地位上的基因突变，从羞怯变为高傲，从边缘进入主流……就连姨婆，也仅是哼哼着加了一句：大便一定要好，大便好，身体才好……

但事情并不那么理想，我们前面说过，梅小梅认识的人实在有限，又不可能指望父母的人际关系会带来更多的机会。有过的几个“南京人”对象，慢慢地，也虚妄了、流产了……这样，小梅，就二十九了，就快三十了。太可怕了，这对母亲，真是太过巨大的打击，钝钝的，一天重似一天。生活总是雪上加霜，尽管她从来没指望过怎样的甜蜜，但为何一点好处都不能得到。

母亲特别后悔了，后悔起她当初的那股子劲，她叫梅小梅不要找

老乡时,那种毫无顾忌的语气,这一定是触犯什么了,她怎么能有那样的野心?太可笑了,太自不量力了……快点收住脚吧,还是回到原来的轨道里,像她认识的那些主妇们一样,在老乡群里找条件合适的男孩子,一切,仍在圈子里就地解决掉。这是规矩,是法则,她怎么头脑一热想起来要背道而驰的?

老乡的圈子意想不到的大,富有实战性的功利力量,像传销一样,梅小梅手上很快有了一些男孩子的情况。如果组成扑克牌,会是一个最小单位的“顺子”。1、2、3、4、5。

小“顺子”散在无形的桌上,像命运的五条岔路。梅小梅睁大了眼,每条小径的风光一无所见,但终点却恍若旧相识,她仍将步入同一个匣子……一个带有口音的丈夫,一脉相承的菜肴,孩子与生俱来的自卑。

但是,还得玩这副牌吧,即使用最拙劣的牌技,魔鬼是上家,上帝是下家,命运是对家。

梅小梅开始了无精打采的约会,她的兴致不会高过去见一个网友。当然,这里面,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异性,这概率与网友之交一样。但对一个缺乏胃口的人来说,色香味皆空。

唯一有点意思的是,她感到她的购物游戏开始在相亲生活中以另一种方式重演:今天见面(购物),第二面或第三面后拒绝(退货)。

她之所以见面,只是为了拒绝,为拒绝找一些像样的理由:个子不够高,出手小气,脾气不好。等等,发现一个人的缺点,跟发现他的优点是一样的,只要成心,什么都可以找到。同一片土地,可以收获沉甸甸的大豆,亦可挖出蠕动不息的毒蝎。

母亲见她日日匆忙,出去约会,感到心安理得,好像农夫下了种子只等收割。她每日仍是记账不止,对梅小梅的账目虽不算特别宽容,但不似从前那般追根问底,对一些报不清楚的零碎花销,会报之以带